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百六十二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三　　　明　吳寛　撰

記一十二首

蕭山縣建龕山廂記

浙河之東多可耕之田而常苦水旱然亦莫甚於紹興葢其地界于江海之間潮至則海沙漸壅而水不通故雨滛則江流暴漲而田皆沒其患豈無自而致者嘗考之郡有小江有漁浦浦舊有磧堰凡水自山陰之天樂

慈姑麻溪而來與金華義烏諸暨之水合流于江者足以障之不使分殺其勢則沙固不能當其湍悍矣夫水道無阻則潦易洩而旱有濟其為利也可知自堰之廢農人始以為病既久莫有為民慮者浮梁戴侯廷節由監察御史出知紹興之三年政既有成益留意水利既相山陰境内置五牐以洩江南江北之水矣他日行縣至蕭山問民所苦縣令陳君瑶亦以苦水對侯遂與之行水指龕山斷處曰是獨不可置牐乎乃以委陳君君

召父老沈珪輩經度材用而命司稅凌禎宣義郎汪雷督功功訖因名曰龕山牐仍設卒守之相時旱澇以為啟閉自是水有節宣田無汙萊農人復以為利於是陳君念侯之功不可無紀述為書授儒士沈鍔求記於予予未暇作會陳君以憂制去而宜興吳君淑來代修治益謹曰不可使侯之功終泯泯也乃復以書來促之益事未有不由人力而成者雖天地之大凡可以養人者必其人輔相而致其可以病者尤甚為民牧者首宜施

之力治之然人莫不曰治水惟得其要者難爾治得其要雖洪水能導之於禹治失其要雖淮水不能堰之於梁則人力亦未可以槩施之也今夫蕭山為縣東南有小江既漲塞以阻水之行矣西北有錢塘江顧其廣足以有容而龕山當其涯適有斷處此猶兵家井陘之阨馬陵之險也使治水者不于此而他圖又猶兵之四出漫戰于野舍其吭而不之扼也是豈可哉今也為牐于此雖尋丈之間凡木石之具足為當關之一夫抑何水

患之不能捍者此戴侯之功書以告後之人也寔宜是
㢲也久而必敝後之人修之而復敝而復修之雖至于
千百世可也雖與龜山相為存亡可也則其利豈止今
日而已㢲之制為門二中施横木深若干尺廣若干尺
傍列石柱上架石梁各四其材用木為橛三百石為丈
六百灰為斤三萬五千其工四千五百六十起于成化
乙未之四月訖于是年之十二月又三年戊戌七月戊
子記

南野記

去歲之冬予以事出城之東北扁舟行三十里許見積水渺然捕魚獨鰲之徒往來于其間民際水而屋泛泛若野航問之民此江耶湖耶則以田對予因驚曰方冬水宜涸而其勢如此彼春夏之時民之妨於耕耘也信哉於是折南又行二十餘里其田稍高隱然有疆畎視其田間稻本固在予方喜此地嘗有秋矣及視其民皆有飢色復就問之對曰田之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且稱

貸於人足之尚何暇為口腹計耶因益念曰此有秋者且不能自給如江如湖者當何如益自長洲以達于海虞之境皆可推而知也無錫與二邑為隣壤其地獨高土獨厚高而厚宜有旱乾之憂然其間有溝有渠足以瀦水潦則能容納旱則能灌輸故稻麥恒熟且其農功甚勤終歲竭力於壟上者不息又其賦視吳中輕什伍自非有螟螣風霜之變民不至飢也邑有趙氏從長洲而遷世有積德以力田為業宅之南有田不知頃畝其

彦曰廣淵因以南野為號求予文記之予聞趙氏居鴻山之麓去山數里又有若鶩蕩者有田可收也而又有山可登有水可浮也於己已足於人無求讀吾書循吾理安吾分樂君上之賜而不遺父母兄弟之羞他鄉之民何敢望廣淵也是為南野記

寶訓堂記

宋人有好書以名齋者米芾之寶晉是也有好畫以名堂者王詵之寶繪是也書與畫皆吾長洲魏氏之所有

不之寶而寶訓焉君子與之所謂寶訓者葢魏之先有曰景純翁年八十五時手書百餘言以示其子本成本成謹受之所以守身而承家者惟其訓是賴至其孫公美曾孫芳藏其手蹟益謹他日作堂以居遂名之曰寶訓復走予請一言記之詩人之言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夫人之於人且有賤惡之者桑梓二木耳而曰恭敬豈人不如木哉說詩者曰古者樹二木牆下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以其為父母所植而恭敬之此孝子

之心也然孝子於木猶加恭敬況其形之於言筆之成章而諄諄以訓我者其敢漫易也乎維昔趙簡子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詞於二簡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詞求之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詞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二簡甚微古之人固有以此觀其子孫之賢否者矣今景純之沒已久其訓詞予嘗一讀之不待識其人而知其賢於是本成亦已即世公美且老而芳尚

壯於寶訓之有堂也觀魏氏三世之賢者於是乎在

玉澗記

吳之集祥里自唐以來有廟祀周之康王久而廟將壓

天順初先修譔公倡里人重建之復自購廟中故地嘗

所侵于民家者得什二三作小屋于後以俟守廟者居

更二十年莫能得其人有道家者流沈復中始自城西

福濟觀遷入之復中吳之虎溪人也謹厚質樸里人曰

宜顧嘗自號玉澗丐予為記爾雅謂山夾水曰澗則澗

者水之行于地中者也復中所居城市之所環繞廬井之所貫絡求諸山水無所得安有所謂澗者豈其少家虎溪既壯去其父母而猶思其地耶夫虎溪山水則有之亦安有所謂玉澗者必欲求其實則玉出於西域去中國萬餘里如于闐之三河可以當之然人蹟罕至又何有於斯耶雖然復中老氏之徒也老氏之言曰不出户知天下當其晏坐一室神游八表視析津咸池皆吾目前之一沼耳何三河之遠之有以是而記玉澗庶幾

得之然此亦外也非內也學道者守一身而忘萬物凡口鼻耳目之屬皆有所託喻若黃庭經所謂玉池者安知非復中所謂玉澗類耶噴嗽之際汪然而盈谷然而鳴濛然而行孰謂玉澗在乎兩山之間萬里之外而不在乎吾之一身耶

周孝子廟記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間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其平生

好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没一日降于其家以己爲神告其母且曰容頋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如其言終歳民無灾患邑人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始知爲神事傳邑中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瘥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鍗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虎救水旱捍寇盗顯蹟數條上于官朝廷特賜廟額曰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歴元至國朝秩

于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與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雪民飢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瀘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爭走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傍有王英者自其父諫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事則與里正陳忠周玘華言于縣于府既如所

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於是募財于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户陳俊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七年某月興功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奐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爐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于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英遂礱石丐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祀唐狄梁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泰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君子蓋深與之然祭法謂灋施於民以死勤事

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灋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媿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菑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疹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遠吳俗益甚其尤可歎者家自為廟祝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饗之其歌謳歡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宴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肎饗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

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生也
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

歸菴記

齊景公登牛山臨其國城泫然流涕曰美哉國乎何為
去此而死至桓魋死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君子同以為
愚夫景公有馬千駟之人也所以重去其國固宜孔子
大聖也而魋欲殺之尚何望其能明乎死生之際哉若
夫漢之陽王孫戒其子以裸葬達則達矣然視墨子之

儉且不及於儒者之道何有承事郎海虞錢君允言年六十即治葬穴於虞山之下曰寶嚴灣而屋其旁以為歲時游宴之所題曰歸菴乞予文記之歸之為言葢取樂正子春之荅其門人者允言有取於此其賢於人也可見夫雲歸於山水歸於壑鳥歸於林獸歸於壙凡物必有所歸也而況於人乎葢求貨物者朝適於市及暮則歸於家者歸之近者也豈若歸於穴者之久自世之庸人以是為諱雖附於身者不豫為備況附於棺者乎

附於棺者不豫為備又況深檐高棟而大書以表之乎王逸少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逸少晉人也而猶為此言此君所以為賢也與錢氏在邑中稱故家其先世有孝義行甚著子孫貴顯至君持身益謹尤善教子子承德且登進士第出為縣令行當召還有封典下其家矣游宴之樂蓋自今始

光福山遊記

成化十四年五月光福徐翁用莊邀予為西山之游予

諾之然不忍獨遊也則為書招史明古乙酉明古來自
呉江丙戌舟發胥門西過横塘由木瀆斜橋折而北行
經靈巖讀宋韓蘄王墓碑前望穹窿晚乃至光福首過
徐氏用莊喜客至見其子玭其孫天頴更名其里隱士
徐孟祥同尊于步虎山橋橋南登擅勝亭還飲其家夜
宿來青堂丁亥縁玉遮入蒸山謁徐武功墓循北麓觀
眠松遂泛下崦入銅阬還泊虎山橋戊午遊鄧尉山飲
七寶泉入玄墓寺憇奉慈菴登鳳岡而還己巳過海雲

院觀連理山茶讀虞道園百丈泉遺墨已乃别去晡時至胥門明古還吳江予入城是遊也歷四日舟行六十里輿行四十里總得詩三十首悉録歸用莊備山中故事

慧林房記

慧林房舊名菴在蘇城東南王判司巷元大德庚子有吳十四公者捨其居以建而初主之者曰明慶也慶傳崇杰杰傳其珪珪傳其賢賢傳與齊齊傳永默默傳宏

漸當國初有詔天下佛寺大可領其徒者餘悉撤而遷入之於是慧林入壽寧禪寺更以房名時洪武辛未也漸傳道舒既皆化去舒傳文靖靖傳智勤則歲久而室廬益敝矣乃成化己亥其師徒遂相與修葺之且謂慧林自併於此宜得文字使後人可考而知因數請於予惟昔孫吳國于江左蘇之有寺蓋自此始至于蕭梁踵其故都好佛愈甚一時穹廬廣殿徧于國中今試詢其肇建之代無非赤烏天監而已延及後世其君所好雖

不若前代之甚然亦有興無廢至其徒又倣其制而致力于斯金碧丹雘往往而是而寺益盛矣皇明有天下政令一新乃以為過而裁抑之百餘年來頹垣壞礎間壟畮秩秩使人得耕種以為食者皆昔所謂蘭若也京都不暇論凡令四方私創者著于律求一寺之肇建者不可得此固聖政所當紀者豈特使慧林後人考其始遷歲月而已漸偉然緇流中與先君友善予幼猶及識之舒能讀儒書靖與勤皆清介謹愿不妄交游益予家

故居在東城下比歲與吾弟原輝往埋之道中數訪其廬久而益知其行可敬也勤有徒曰惠侃孫曰善秀皆能保其業者云

興福寺記

吳地多水其最鉅者曰太湖湖中多山其最鉅者曰洞庭洞庭為山周可百五十里中有穴相傳禹藏治水符于此因名其東十里又山相距而差小其勝畧等人稱東洞庭以别之當波濤浩渺間兩山對峙鬱然蒼翠儼

如畫圖殆道家所謂蓬萊方丈者民環山而居善植果木世擅其利而屋宇閭巷聯絡映帶忽不知其為山林也其尤勝處往往有佛寺據之成化十五年二月既望予與李兵部應禎為東洞庭之游自岱心吳氏肩輿行十里許入俞䲶得寺曰興福主僧恩復出迓客延登其後小閣是時梅華方盛開彌望如白雲崖谷莫辯山有九䲶九䲶之水合流循寺門而行松根石罅水聲潺潺意甚樂之予既留詩而去未幾北來京師車馬塵埃間

未嘗不想東洞庭之游之樂也一日有僧扣門來謁予熟其貌則昔者復公之徒也其言曰興福寺久矣甚恨無文字刻石可考往者幸辱游覽惟終畀之此智勤所以來者予嘗愛其寺據山水深遠處殊為幽僻宜學佛者居其徒歲食田園所入可以自足而予所接如復如勤輩又皆恭謹能守戒律稱學佛者予何愛一言不為記之寺建于梁天監二年傳有于將軍者所捨宅故在山之東麓始居者曰清禪師至唐遷于此歲久興廢皆

莫能知可知者廢于國初而深谷邃公復興之二傳仍廢而僧亦絶矣景泰間今復公始自其山瀘海寺從里人之請而來凡建門堂殿閣數十楹而佛像咸具盖智勤實相其事而成之是為記

崔廵撫辯誣記

國家屯軍旅為防姦禦侮計自京師達于邊徼曰衛曰所建置殆徧而所謂軍旅多以罪謫發之人於瀘子孫絶則以同籍者補充惟别籍于謫發之先者不豫其人

書于版册甚詳里有正有胥有耆老版册一出其手歳久觧起或脱漏或隱匿其罪著于律令甚重每歳部符下府州縣俾專官理之旁稽窮訊若治獄然又數歳特遣御史理之所以稽且訊者益密謂之軍政其瀀載于條例甚備蓋使凡名在尺籍者不得幸免然亦不欲誣平民以充什伍之數而吏不察往往失瀀意以為民患若某衛軍王阿隆者故崑山縣太倉二十九保人也既没而户且絶其族子凱一旦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

裔匿他里盖凱固王氏別籍子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觀謂民無自証以軍者信之二里連坐如律者凡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令職方郎中陸君文量時尚遊鄉校以其父某為里正在連坐中即狀其事求白于觀觀以成案為詞衆爭稱寃適今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崔公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畿内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固可辯檄觀辯之觀不理衆乃復訴于公公委所屬衛若府官集二里父老輩覈實而凱之兄且自外歸白其

事竟坐凱以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實天順四年之
八月也時文量為雪寃頌以獻公其父曰公有恩德於
吾人及吾子孫是未足以報乃與其弟祐圖于衆欲建
公生祠歳時祀之顧有禁不可既數年衆益思公文量
乃具始末請記曰此吾先職方公與里人之意也幸書
之予因述此以復公名恭字克讓世家順德之廣宗登
正統元年進士第歴仕内外四十年政尚忠厚而剛明
善斷其出廵撫尤號識大體恩德被人者尚多此其一

事耳在公固不足書然在崑山之民不可不書也且世之健吏為民患也久固有與其事類可書以示人者聞昔宣德初所謂軍政條例始行于天下御史李立往理蘇常等府立既刻薄濟以蘇倅張徽之凶暴專欲括民為軍民有與辯者徽輙怒曰汝欲為鬼耶抑為軍耶一時被誣與死杖下者多不可勝數蘇人恨入骨髓然畏其威莫敢與抗也並時常倅則有張宗璉獨不阿御史意數被辱宗璉痛民無辜竟忿鬱以死死之日民相率

犇走哭奠及喪出白衣冠送者數千人至立廟祀于江陰之君山廬陵楊文貞公實記其事而徼後犯瀘死刑部獄中鼠食其肉其子貧困寄食吳下道路見者猶嗤罵之此善惡之報也夫觀之刻不至立與徼之甚而宗璉之遺愛可彷彿於公因附記之以為當官者之勸懲云

東湖記

東湖本陳湖也在長洲邑東南周可六七十里其涯多

良田居民資之予凢再游焉而再樂皆以訪陳氏故而有汝器玉汝昆仲為之主也當成化己丑歲予與玉汝同試禮部歸及秋過其家午飲畢汝器亟命舟泛湖入夜始還則月色如畫水波若空尊爼之間歌聲相發有杜子美渼陂之樂後十年為戊戌之秋予復過其家則玉汝初登進士第居京師汝器見客至益喜顧愚末疾使僮奴舁行庭中相從以為樂而引滿劇飲如前日歡仍命舟泛之湖則僊愢而不能從矣予由姚城過蔗墟登磧

沙入瑞雲觀予古訪俗恐著于詩有蘇子瞻西湖之樂及暮還而汝器笑迎于門更具酒飲客且曰吾生長于是于是而農于是而漁久矣中間雖一出長鄉賦輒謝去今既老矣有子若孫矣世俗事無預矣而吾益得與林僧野叟棹扁舟舉杯酒出没於渚雲沙月之間浩然而歌悠然而醉其樂不可以語人者吾將終身焉湖在吾家之東因以東湖自號其亦可記乎予曰唯唯既來京師數以書抵其弟促予記所謂東湖者盖予於東湖

再樂特再遊耳使屢遊之亦恐厭也然憶汝器疇昔之言如是必有真可樂者予獨未足以窺其趣也異時與王汝南還汝器之疾當瘳相與盡窮其樂酒酣興發尚為執筆賦之

蘇州府重建文廟記

蘇有學于城南實創于魏國范文正公更五百年來所以修葺而開拓者惟賢守是賴至于今日規模益壯天下之言學者莫能過之故四方賢士大夫之道郡中以

一游其地為快然猶病文廟與學之弗稱也葢其制非
特視學為陋歲久且敝爾乃成化八年鄱陽丘侯霽來
知府事政既克舉境内悉安歎曰事神吾職也有如文
廟敝陋孰任其過然吾不敢專也乃請于廵撫左副都
御史洛陽畢公公從之則計財度工擇日而從事始改
作大成殿于舊址之北而侵于西者二丈有奇次作櫺
星門南與殿直以十年三月興功功垂完而侯報政于
京遂去任矣其年蠡吾劉侯瑀自監察御史超擢來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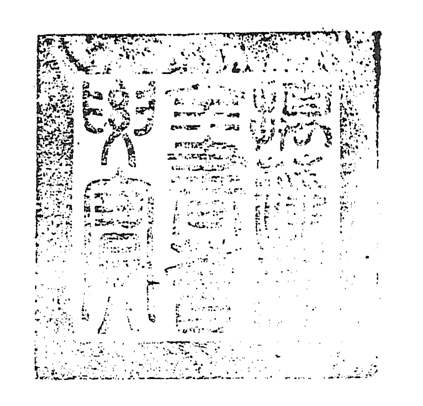
政治益善視此舉非得已而前功所當繼也未幾殿與門竟成既既而若兩廡若㦸門若神厨皆以次改作崇卑廣狹悉合程度言言潭潭逈異舊觀而廟與學始稱矣他日知長洲縣劉君輝知吳縣文君貴暨教授林君智輩合言于寬以二侯之功不可泯者願記之以示後人嗟夫孔子之道大如天地與之相參高如日月無得而踰萬世之下被其膏澤者區區土木所能報其功耶而復為此無亦盡所以尊崇之者以免有司之過耳蓋比

歲儒臣建請有欲加以籩豆佾舞之數者下羣臣議議者亦謂此不足為孔子重輕而朝廷不然竟從其請行于天下惟所以尊崇之者無所不致其極也詔下為十二年九月廟適以功完告明年春祭籩豆既陳佾舞就列而棟宇深廣足以有容觀禮者美之雖然二侯之意豈徒為是勞費以充郡中觀美者耶禮行于斯樂奏于斯致尊崇于斯固所以伸報本之私若夫瞻拜之頃廟貌尊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油然興其

希賢希聖之心者乎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二侯之深意安知不出於此且是廟之作凡以事神也惟夫前後之相濟彼此之無嫌而一出於公其功遂不至廢推此道以治民此民所以同歸於治也與寬故學之諸生也於二侯無能為役因諸君之請敢忘其淺陋而書之初學門在廟街之東凡出入于學者必涉街以行丘侯以神人之分當嚴也顧旁近多居民民既喻其意皆樂徙去乃徙其門于廟門之西更為門于泮池之北以

逹于廟然後廟左學右截然以正後有賢守以廟學為
事者其尚修之葺之以無隳其成功也哉

家藏集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張永淅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三十四、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家藏集卷三十四　　明　吳寛　撰

記十一首

胡忠簡公祠記

有宋資政殿學士贈通奉大夫忠簡胡公吉之廬陵人也公薨後鄉人祠之學宮以配歐陽文忠公其子孫之祠于家者則宋元之季兩燬于兵至國朝宣德乙夘其九世孫伯倫始復率其族人搆之今其祠在所居香城里

者是也夫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斬則服窮則澐不得祀令去公三百餘年矣子孫何故而祠之子孫可也鄉人又何故而祠之噫公之功雖祠之他郡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何也義莫大于綱常公思扶之讐莫重于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强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于權奸公思折之此公之功也盖當汴宋之季靖康之初金虜一旦長驅而南遂陷京城已而乘輿北狩宗社南遷軍民困於廹逐府庫竭於徵求中國之禍莫甚於

此原其始之所以啟此禍者固由閹人喜功之過按其終之所以成此禍者則由朝士主和之罪也而其爲罪之魁者則莫若一秦檜檜之凶悖挾虜勢以爲要君之計竊主柄以遂罔人之謀從違在人禍福惟已然當其時朝士林立眎於永圖檜言一出從者如響其違之者不過微言其失於利害之間有能明目張膽而極論之者不過公與李綱張闡二三人而已若公之位尚卑而言尤切寔有不與虜共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

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真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而公獲保其生至於再用益守前說每進退之際惓惓必以恢復為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可弔十可賀之策及薨遺表猶有顧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乎其宋之砥柱乎當時舊物雖舍公之言不能盡復而斯世公道卒因公之言未至盡亡遂使天下之人綱常之義知所當扶君父之讐知所當報

夷狄知所當禦權奸知所當折其功所以為盛也此固雖他郡祠之亦宜況其鄉人哉又況其子孫哉於是祠成而伯儉卒其子若環益修葺之至其孫縉又述其祖父之意請寬記其事寬少讀公奏疏已得公之為人而敬慕之後獲與縉同年既以識其子孫為幸又以無文之言記公之祠不尤幸乎祠凡三楹中奉公遺像而其子江東運判澥其孫戶部尚書槻少師兵部尚書榘以及運判之子栻並從祀于旁其諸顯者尚多以世數疏

遠不預也杙嘗仕于朝忤史丞相彌遠出主管華州雲臺觀終德慶守綽有祖風於縉爲九世祖縉以名進士拜行人奉使所至以清介稱亦不失其家瀍者因併書之以見胡氏之盛云

休寧縣兖山二堨記

休寧爲縣多山山中多田田之勢既因山以高而雨水不常得也故民每有旱暵之憂幸而兩崖之間有渠焉其水可以溉田然源上而流下不啻若高屋之建瓴其

勢特瀉而去也乃有障之之瀆而堨以築堨即堰也縣人之語然爾此瀆既善而其利且多及夫春夏之月上源滃溢下流湍悍所謂堨者或薄與狹且衝激以壞則屢有築之之勞而人亦困蓋縣之東南曰究山有水自遂安白霽嶺而來歷百餘里入淅河而去至此其流甚下其水甚急而其渠甚闊堨之築始難為功故有齊程二堨成而壞者不知其幾矣里人汪志德世寧讀書好義而多才識嘗以改築堨事言于縣縣令信之委為

堨長乃率其衆籍于官計田畝出財力先事齋堨堨成長四十丈廣二丈用工八百起于正統戊辰畢於是歲之冬既乃及程堨至此則其流益下其水益急其渠益闊而功尤難始伐石築之又以其家田多比近諸凡所費不敢及其里人也堨成長五十丈廣三丈用工二千起于天順壬午之秋畢于甲申之冬二堨凡溉田五十頃其渠長及四里補缺塞漏不遺餘力于是水道既修天時無患田率有秋而其直倍常里人德之世寧以程

堨堅而可久獨謂齊堨久亦壞也乃復督其人歲出財力修之徐圖易以石焉因其弟新昌令世行至京師請記其事以示諸後人俾勿壞嗟夫人豈必仕而後能成事哉亦隨其身之所處而施其力之可行者耳處天下有天下之事處一國有一國之事以至於處一鄉一里有一鄉一里之事使處天下與國而事無所建不若處鄉里而能建事者如世寧新安一隱士耳其水利所及下焉飽其家族中焉惠其鄉里上焉給其國用使其出

而用世則鄭國白公王延世之所行可推而行之天下與國也吾故與其人而記之

覲泉亭記

自國家遷都于燕太倉益實長府益充皆以漕運而致其食貨之入孰非舟楫之所載乎由京師而南舳艫相銜維纜相結凡數千里不絶其舟楫之來孰非河渠之所浮乎地勢隆汙望若堦級置牐蓄水洩復盈焉其河渠之通孰非源泉之所濟乎泉多見于齊魯之地其發

甚微其流甚迂微則易堙迂則易竭夫使其滔滔汩汩出而無窮者又孰非人力所以濬而導之乎工部所掌水利其一朝廷特設主事一人分治之三歲始代去成化十六年予同年洛陽喬君廷儀奉命以往當歲之春泉脉初動廷儀輒率官吏名卒徒出而從事畚鍤所施濬導如瀀勤敏之稱徹于中朝顧所至露坐無以爲風日之庇乃使人伐山木次第築亭泉上曰吾將於是督役而觀夫泉之行也因以覲泉名之書來求文以記其

成惟古人之樂多託于山水之間畧舉泉言之若柳子之於愚泉歐陽公之於釀泉可以槩見獨惜其人皆放斥于外而不得盡其用于時徒啜其清漱其甘以爲自娛之資而已今廷儀則以泉爲職者也方其從事於斯歷曠野入重山險遠幽邃皆有足蹟可謂天下之至勞而何有於樂雖然及功之將畢視其溢然而出沛然而行濟乎河渠而浮乎舟楫載乎食貨以給乎國用當是時有志于世務者亦可謂天下之至樂而遂忘其勞矣

故泉一也渟滀而無爲覯之者樂其適乎已發洩而有用覯之者樂其利乎世適乎已者小利乎世者大然則泉也人也寧爲此乎爲彼乎初廷儀受代爲吾友徐君仲山其勤敏予尤知之仲山嘗著泉志凡泉之形狀與其出之正側匯之深廣流之向背具載于編予皆識之計散見于州邑間者百二十餘而無闕于漕渠者不預其用心可謂密矣今廷儀且滿任而閩黄君世用將往代之世用久仕于外練達詳慎天官卿特推擇爲此舉

其職殆無難者書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畢公克成厥終夫亭不足書而泉則重事也以三君之相繼敢敘其功而望其成焉

博平縣遷學記

博平為縣屬東昌故有學有學則亦已矣何以遷為蓋置器者必得其所然後器不壞而人有用學器之大者也置非其所欲其不壞而有用得乎此博平之遷學固有不可已者而非後人之所好為改更也初學建于縣

治之東嵗久而廢國初文治肇修有詔天下復廢學而
博平始克重建然其地舊爲汙池實土以築僅克成功
終其卑濕未幾而壞壞輙修之而卒壞焉者重以夏秋
雨潦不勝浸淫之爲患也比歲齋廬門廡壞且不存其
存者殿堂數楹巋然頽垣中亦敧傾將壓甚非朝廷所
以建學之制成化十八年長洲文君林來爲縣始入學
顧而歎曰學之敝其甚矣進諸生問之得其故則問常所
游于學者其數有幾曰餘百人學重建以來出而取科

第者其數有幾曰僅六人且曰茲事寥寥六十年無繼之者矣君復歎曰學之敝若是師於何而教弟子於何而學固宜人材之不振也其必有以改更之乃行視地得布政分司于城之東北其地勢高燥而可居其屋宇麤略而可因則具其事移于廵按御史于司于府報曰宜明年功興而君則不忍以財力困其民也顧得錢之没入于官者若干緡穀之勸分在官者若干石而委主簿雷羲發而爲用凡學之故材復撤而改之民故無

所困而功卒完六月堂成七月齋廬成巳而廟成至於師生私居之舍亦以次成矣於是游于斯者講授有所祀饗有地欣欣然皆有及時進修之意是歲秋舉于鄉者遂得一人父老驚嘆以爲吾賢令之所致也他日師生走書京師特求予文記其所以遷學者惟古人有所營建其大者如衛文公之於楚丘召穆公之于謝邑莫不相度其地之宜見于詩者可考也若夫宮室之美則尤詳于斯干之篇而况天子之有辟廱諸侯之有泮宮

皆行禮之地不得其宜與美何於樂思樂之云之有夫
廱與泮具制皆取于水未聞置于水者也而博平為學
若此始謀者亦既不謹後之人又特補漏支傾因循苟
且而爲居逸遺勞之計且其人率皆久任可以有爲而
不爲何其怠也令夫文君由甲科而出補任于茲未及
改歲而召命且下其事未暇以爲而復爲之又何其勤
也君廉敏多惠政數奏疏于朝乞蠲除民間所尤疾苦
者非特遷學一事可書也而遷學又事之可久政之至

重者故特書之亦俾後之游于斯者以無忘君之功云爾

武學設廟像記

京師有武學所以教諸衛武臣之子孫將世其官者其始建于正統癸亥制尚弗稱後朝廷以城東舊第賜故太平侯張公已而公辭焉有詔改爲學而以國子監丞閻禹錫掌學事學既宏麗師生安焉顧學無廟其制弗備成化己丑禹錫爲奏請乃得建廟盖特改明倫堂爲

大成殿而以其後室爲堂今太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嘗與諸同列入學校藝且則謁廟歎曰聖世承平文教旁達雖州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必有聖賢像緊此獨用木主于廟制亦弗備聞故陸侍郎家有孔子并四配像盍往請之於是侍郎之子郎中華等相與喜而言曰先人爲此豈欲私於家者誠得偹廟制有補于學官甚幸吾何敢愛一時好義者更出貲以相木石之費師生益喜以學事督于兵部也白之若尚書淶水張公而

下皆欣然曰宜以乙巳二月之吉興置殿中而奉安之祭告如禮敎授朱暕以嘗任其事也謁予請記予諾之而未暇以爲旣久令尚書華容劉公兵務之餘益重學事以英公之意美而不可負也復請于予夫聚數百人于學訓之以師儒督之以文武大臣其業進士以明乎孔子之所删述者什一二耳其餘所誦而習之者非兵書乎所試而策之者非方略乎所操而爲業者非馳射之間乎較其勤惰第其工拙月有課歲有賞國家安不

忘危作興材藝以爲緩急之用者至矣然衛靈公問陳于孔子以未學軍旅爲對其肯爲之師以饗其祀乎或者不能無疑于此噫孔子大聖也豈以軍旅而不知者盡不覿于夾谷之會其言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脩因請具左右司馬以從及齊使萊人以兵刼定公折之以言諭之以理齊卒以汶陽之田歸之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軍旅之事莫大于此則知孔子所以不對者以靈公失道而復以此問爲不當耳

故曰孔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惟其無常師此所以為文武之師而通天下宜祀之也與雖然廟之有主古之制也易主為象後世之制也不從乎古而從後世豈不以升降於斯俯仰於斯者釋弓矢而執籩豆雝士卒而親工祝覩道德之容洋洋乎其盛足以作其禮義之勇消其悍戾之氣而君子猶有取乎故爲書之

聽鳥軒記

距吳城東三里葑谿之上有封若堂焉者故長洲朱處

士叔明之墓也墓之側有屋若舟焉者處士之子顥廬于其墓者也處士既沒顥居喪盡禮鄉人以爲孝且葬日哭於墓墓有木百株烏數十旦暮鳴其上不去顥聽之哭益哀或者因題其屋曰聽烏軒云吴寬曰父子之恩人與烏同也父子之性人之所通烏之所塞也而世言烏生子輒反哺則烏之通于父子之性者烏而已然而烏有口必鳴者也初何與于人人有耳必聽者也亦何止于烏其鳴也若獨爲人而鳴其聽也若獨爲烏而

聽者蓋亦有所相感焉耳夫惟有所相感也故鳴者不鳴之以口而鳴之以意聽者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聽之以心則凡鳴乎其前者皆足以動乎其中況烏固烏之孝者哉是故旦而鳴焉吾聽之戚然而不寧感吾省於親之時也暮而鳴焉吾聽之慘然而不樂感吾定於親之時也其鳴益悲其哀益切則是其啞啞者足以致吾之皇皇其擭擭者足以益吾之望望鳴之者弗止哀之者弗輟孰謂烏不為人而鳴人不為烏而聽也哉作聽烏軒記

金鄉縣學修建記

孔子生于魯仕於魯而設教於魯故一時弟子所從游者雖至自四方而魯人為多夫徳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人才之難得者也其人則具於孔氏而司馬遷叙其徒亦謂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皆異能之士何其盛哉故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所謂君子者其出於七十餘人之儔乎當是時人各以其所得轉相傳授雖去之百年莫非其徒孟子所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

諸人也自孟子來又二千年所在學者紆侈袂曳方屨闓闓與與視唐尤盛至考其所自來必自魯孔子而況爲魯之人耶然學者之事甚博非索居孤陋而能通者必由講而明由教而入此學校所由設而爲親師取友之地舍是雖魯人亦難爲賢也今之兖州府故魯地府之西南百八十里有縣曰金鄉故有學旁岱嶽祠金大定間始遷于縣治之東既壊國朝洪武元年重建復壊而修則正統十一年也比歳水溢爲患而學益壊諸生

莫安其居業廢不講學官至僦居于外而教亦弛盛君
德汝人也以進士来知縣事敏而有爲謂興學養士尤
不可緩則白其事于府從之初市材營作以居學官屬
時小康乃益計度材用爲陶匠之需以成化十六年四
月三日興功因在官者役之吏擇良吏董其役而躬為
之指授以建以修物不費而民不勞明年二月十有一
日而功迄完凡堂皇齋舍殿廡門牆以及倉庫庖厨其
制一新至所謂墳書臺講文亭射圃之類廢輙修舉不

遺餘力蓋自有學以來莫有盛于斯者於是教諭古吳金君銑具書其事抵予求記夫魯之學見於詩人之所詠歌如泮水之篇是已金鄉去此不遠而今之縣令有民人社稷之寄與古諸侯略等詩曰穆穆魯侯敬明其德盛君其有之又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士之遊于斯者其尚無負賢令之意而不失爲魯之人哉

無錫錢氏改建祠堂記

禮之祭其先也自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庶人特祭于寢

天子尊矣後世貴而顯如古諸侯大夫之官亦可以爲廟若夫士於制既不得爲而寢者亦生人之常居非所以專意於先世之地此朱子祠堂之名所由立其制所由定而爲天下之通禮也按其書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夫正寢之東陽位也蓋灋古左祖之義曰先立見治家者急於事先而追遠報本之道所當舉也則祠堂之制人可以得爲而又不可不爲如此然而流俗日卑徇末而貴近高

其宫大其室以爲賓客之樂妻妾之奉子孫之計者皆是語及先世則漠乎不以爲意往往即私居之偏度置神主其苟簡至是雖諸侯大夫或然况乎爲士若庶人者哉錢氏在江南爲名族其世代遷徙考于前人之述作可見葢自吳越忠懿王俶納國于宋至于今餘五百年子孫業儒而爲士務農而爲庶如無錫甎橋之族尤盛者若將仕府君惟常既用朱子之説以祀其先至如晨必謁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時節必薦新且惟其

詭是導若忌日不飲酒食肉哀慕終日又其孝也府君既沒其子孟濬奉承先志惟謹乃天順壬午之秋家被火厄祠堂燬焉孟濬以爲懼既重建如制顧其地隘不可拓而族人曰益衆堂成殆無所容乃即其地改建重屋奉安神主于上其下因爲藏祀物若遺書衣物之庫而孟濬以爲非制其心不安也他日述其事謁于予遂請爲之記夫禮固有變者麻冕禮也純儉而孔子從之杜氏之葬在西階下至欲合葬也李武子許之錢氏之

爲此舉其亦禮之變者與盖爽塏而不汚深廣而有容
周旋于斯著存于斯洞洞屬屬如將見之與世之苟簡
者異甚雖以爲祠也亦宜乃書以復孟濤其尚安焉孟
濤之先曰元永嘉書院山長彥春生文林處士伯剛伯
剛生梅堂處士公達公達生惟常此其四世所得祠者
惟常有弟二人曰惟孝惟義父没而異居諸子曰孟津
孟溥輩又各爲小宗之祠云

三辰堂記

維皇明以經術取士士之明於經者或專於一邑若莆田之書常熟之詩安福之春秋餘姚之禮記皆著稱天下者易則吾蘇而已蘇之易始于顧順中先生一時游其門者出則取科第以其經轉相傳授歲久師弟子益衆延及他郡莫非出顧氏人方先生為漢楊何云先生諱巽順中其字嘗登永樂甲辰進士第後十二年為正統丙辰而其子今贛州守雎字德明者繼之又三十六年為成化壬辰而其孫今工部郎中餘慶字崇善者復繼

之三世榮顯歲適皆在辰人以為異贛州公乃以三辰名其堂而工部以予有鄉黨之好且同年也請為之記予因歎曰顧氏則異矣而其盛豈獨蓋于蘇人哉粵自
國初詔行科舉每三歲一行其後或不行迨永樂甲申至于今日行之皆如制殆三十科于此可謂久且數矣然方州所擢其少者科止一二人若陋邦僻邑至未嘗有薦于鄉之士文教之行經術之明其難也如此而顧氏上下五十年前後三世皆有其人此其盛豈獨蓋於

蘇人哉夫今固有兄弟同升者然其盛止于一時不若父子相繼之遠况又繼之以孫者乎豈有不偶然者乎葢事之來也有自德之鍾也有時先生之學固良然間其先有隱德始於其身發之而又不及授政以没後僅以贑州公嘗任御史獲贈如其官宜其復發之後人也惟公昔有聲憲臺及出守大郡惠政在人今工部以明敏勤慎為朝廷任用方奉詔行水淮濟閒且有利益於國後世之登第者不必以辰而異也將有蒙其澤繼之

而益盛者乎

承天寺重建大雄殿記

蕭梁氏好佛其下化之一時佛寺江左爲盛然尤莫盛於吳中若承天又吳中之特盛者相傳寺爲衛尉卿陸僧瓚宅而捨以建者自梁以後廢輙興之至元至正間主僧南楚極力改作而其制之壯偉精巧絶矣金華黄文獻公寔爲記其事入國朝殆歷八十年當正統癸亥之十月寺一夕大火蕩然無存又明年適朝廷頒大

藏經至僧綱司都綱永端時兼住持特建堂九間以尊奉之其後僧徒相視莫敢復措手者蓋三十年于此今住持道澤謂寺不可終廢也然功宜自大雄殿始乃謀建之蓋象天固郡人之所瞻仰者也于時聞有是舉爭出錢粟來助其徒戒昌更刺指血書法華經誓成其事而助者益衆矣竟以成化甲午七月丙辰起功凡六年而功始完高廣深濶一如舊制凡所像設亦無不備于是澤公領郡薦來受都綱之命乞予書之其言曰寺之

功甚鉅此未及其半吾當次第成之而未可必也幸先

界之文以記嗟夫大雄之建非以奉佛也乎佛之道吾

不能知然嘗觀于其書務爲宏博廣大之說故學其道

者每務爲宏博廣大之事亦惟好于上者極其護持而

不拘以瀍禁化于下者致其崇奉而不惜乎財力此其

事之所以成也今夫官府學校所以出政令而資風化

是固有益于上下者或病其敝且陋而有所爲焉費於

公而罪戾至勞乎民而怨謗生繼之者視以爲戒故有

終其任不易一木增一瓦者此其事之所以廢也則澤公之為此舉固其才之長力之專以出乎其徒亦惟其爲彼而不為此此其費若勞雖不可以數計卒能隨其用使致其才力以成乎所謂宏博廣大者而還郡中之舊觀也予故記之以示其後之人

得月亭記

吳縣西五十里有巨浸禹貢所謂震澤是也周職方又曰具區今吳人皆舍之不稱稱必曰太湖嘗觀昌黎韓

子有避風太湖七日鹿角之語則指楚之洞庭而言今湖中多山其最大者亦以洞庭號之又山上有地曰甪頭土人謂漢甪里先生嘗居此其説固無據豈吳楚二水其大相敵故其名相倣耶且山有洞因名不知湖何以名郭景純謂巴陵有地道潛通此山然則楚以名水吳以名山蓋以此與予生未嘗遊楚徒得其常覩於傳記詩歌之内而吳固吾鄉也往嘗過友人王翰林濟之水行出胥口適烟雨滿湖初焉山几几壓水面已而雲

氣瀰漫忽失所在扁舟范范莫知所之予心甚恐然其景則竒而可玩矣竊意使當良夜月出其間鴈鶩驚飛魚龍戲游清風來而白露下金波渺然一望萬頃其竒當如何而恨未之值也洞庭之東有山對峙其勢若分其脉則屬而競秀于空明之際若不相讓濟之之先託以隐居者累世矣其大父惟道府君嘗即所居韓港南尤勝處作亭曰得月府君既下世其父光化令解組而歸受封就養歲修葺之與宗族賔客登覽以樂濟之因

屬予記夫月天下所共有也而必于此曰得者盖以惟此可以盡月之奇他雖有之不足為得耳然其奇惟居于此者知之遊于此者知之他人不知也光化父子固所知者雖欲告予亦不能也而予又安能言之

家藏集卷三十四

家藏集卷三十五

明 吳寛 撰

記十一首

塗嶺南阡記

莆陽之野有鳳山山之北里許爲象峯峰之東又里許爲寶澗澗之南二百步則爲塗嶺皆勝處也監察御史林君貴實既即象峯葬其先進士府君鳳山葬其先太孺人則又遷其先大父兵部府君改葬于寶澗乃曰吾

於先世之藏亦既盡心矣惟吾奉遺體將六十年于此不豫治所以藏焉之地其何以為子孫耶於是又即塗嶺而經營之既成坡壠聯屬于前水泉瀠洄于外其左則峯巒北峙而昂然以高其右則嶺岫南趨而偃然以下以其拱護之周密也因名曰塗嶺南窩而屬予記之蓋既久始克以復君初以名進士拜御史之職自以遭遇清時感激奮發凡事可言不知則已蓋嘗上疏論大臣在景泰時事上命鞫于朝堂其罪叵測已而大臣且

爲救解言林其所以不可罪者上亦察其意在朝廷無他圖也遂釋之當是時天子仁明大臣忠厚君剛直一舉而三得之中外相傳以為盛事君既出提畿内學校建白益不已自度與時不合則移疾還家踰十年吏部復彊起之至則都臺遂以兩浙鹽瀝奏公往理出國門未遠復即條數事馳奏人益為公危之不自邺也蓋公至是剛直之氣雖凛然如故然心益勞貌益衰居數月實以病求去而不可留矣或謂君以孤介自樹立不思

保其身以延其世徒以有言責乃累累獻納以蹈危險之地向非上保全之則無此身已久是固意在朝廷矣柰家門何及此顧區區為塗嶺之藏竊疑其所以為孝也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蓋人未有不死者死固為得其死況公固有言責而非犯出位之譏者乎故得其死雖其身委之溝壑君子且榮之豈徒榮其人且榮其父祖以為有子也有孫也孝固莫大于此然此豈為人臣為人子孫者之所願哉今公

既幸其身之能保乃為此南窩者百歲之後歛手足形體附先人之側又合夫古人全而歸之之道其所願無不得矣吾是以記之而不終辭南窩之前有田若干畝歲所入可充祭祀其外雜植名果若干株嘉木又若干株其實可食而材可用又公所以遺子孫者因併載之以傳示于後世云

承慶堂記

無錫有大族曰鄒氏鄒氏有良士曰佑之佑之之先在

宋忠公以直諫聞天下其允子朴則佑之所從出也自是數世居田間皆有厚德至佑之而家益大佑之念其來之有自也即所居之堂名曰承慶而謁予以記請既久始克爲之夫所謂家國天下其勢相去大小遠甚至論其所立則無不同者故周秦有國皆數傳而有天下及其後或三十世而止或一二世而止則固係其仁厚彊暴之不同耳今夫民庶之處鄉曲武斷豪奪以立其家者倏起而忽滅已不足論若夫其家之碩大蕃昌顯

榮久遠魁然為郡邑之望者豈無自而致嘗考其先鮮有不以仁厚立家者夫以仁厚立家初非欲為子孫地然天道自不容釋之觀于鄒氏是已佑之以是名堂其知所自者𢍰然吾聞佑之已承前人之慶方且不自安享復欲遺其慶于後人故其壯時濟貧拯困已汲汲如不及及年且老深居一室足蹟不至城府悉以田業委其子俾勿替其所以為仁厚之事則鄒氏之慶殆無終窮者是故農夫之治田也勞于耕耨至穫而食則安且

樂矣然食焉而不知儲其穀種以為來年耕耨之計則食未有能繼者佑之善治田其必知此聊以是譬之

榮感堂記

今世以進士為榮榮之者何蓋進士天子之所親策問而擢之者也及授之官秩勞績已著則又進之階頒之綸音以褒嘉之而於其上有父母又必有恩典及之人尤以為榮雖然其人幸而父母存焉所以榮之者固可喜也不幸而父母亡焉則所以榮之者適可悲耳中順大夫知金華府盱

昭陳公德脩作堂於其邑之私第題曰榮感意蓋在此公嘗以書來曰某生數歲而先母見背賴先君之教遂領鄉薦登甲科時先君亦棄諸孤不及見矣既而某擢文選主事久之調南京刑部尋陞員外郎每三歲考最輙蒙恩贈先君如其官先母由安人至宜人一皆如制及某再陞郎中調武選遂出守名郡得厚禄而吾父母去世久誠有如先正范魏公之歎者此吾堂之所以名也願有以記之予視其言戚然夫父母之恩人皆知之然未有如蓼莪之詩言之詳

且切者蓋孝子不得終養故其情至此顧其人豈必有名位然後有所感傷哉而公所以卒感焉者夫亦因得于其外而益動于其中至其哀思無所發洩而姑以名其堂也與蓋予嘗讀歐陽文忠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竊歎其文則美矣然陳氏徒以預進士之選遂築亭以為其鄉之榮而誇之其意則陋也今公以名進士内居郎署而為六卿之屬外守疆土而受千里之寄其榮加于什邡之人數倍不以為誇而反以為恨於是賢於人遠

矣公為政清簡靜重多及民之惠有子曰大章益好文繼取甲科鄉人相傳以爲盛事而公終不以為誇也

魯兩先生祠記

魯兩先生者為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石公守道也祠始建于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隣于嶽廟金源時遂為廟併元改建于嶽麓已而復為浮屠氏據入

國朝乃附祠于州學而規制狹隘祀禮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清胡君瑄白于巡撫山東

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公謂其事係於風化甚重慨然奏請于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俾有司每歲春仲祀以羊一豕一秩為常典於是胡君復請于藩臬諸公擇地得于州治之東南以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建祠焉工未畢盛公以請老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既成胡君乃以書來請記于石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尊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已也惟兩先生生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于魯其學

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之本義一時名公賢士高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見之後范魏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官止殿中丞徂徠則生於魯當孫公退居泰山之時實執弟子禮事之其為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以為世戒而慶歷聖德詩尤為人所傳播常以經術教授于鄉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平生見于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為傳

者其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為大賢君子卓然出乎流俗而表然為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並為人所尊仰至即其所居山稱之以配其德可謂至矣然泰山雖嘗被薦而人亦嫉之不得盡其用若徂徠之剛直既没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庇其妻子小人之不相容亦埶之所必至者今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皆知有兩先生而魯為所寓所産之鄉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煥然而不至于卒廢人心之公不

能自已如此又歐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

而愈光矣兩先生葬處守臣又推朝廷尊崇之意既加

封護惟謹且二氏幸皆有後而石差繁復選其人入學

充弟子員魯人之思庶幾慰之因併載其事刻之祠下

云

華氏粹墨軒記

無錫華氏有傳芳集予嘗閱之歎曰渢渢乎何一家文

詞之盛如此然必有可以紀述者否則士大夫不暇於

此矣蓋於貞節堂知華氏之有婦於春草軒知華氏之有子有婦而貞有子而孝人道之大端盡矣於此而無紀述于文詞乎何貴貞婦爲元功德使司都事子舉之妻陳氏孝子爲陳氏之孤紉武而當時爲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于公文傳翰林學士黃公溍參知政事危公素翰林承旨張公翥太常博士胡公助江淛儒學提舉楊公維禎其尤著者也紉武四傳爲思濟益念先德思所以表揚之而當時爲之紀述者則禮部尚書王公英

大理少卿沈公粲太常少卿鄭公雍言國子祭酒陳公
詢武功伯徐公有貞其尤著者也歷歲既久遺墨宛然
實與華氏並傳於大江之南思濟之子守方既盡取他
作併刻之以成所謂傳芳集矣顧其間貞節春草嘗失
之他氏而復焉者於是守方之孫壁字允章者為之矍
特作屋貯之而題曰粹墨軒使來求予記其事蓋予亦
見人家之藏墨妙者矣客至每出而誇之以為奇玩然
于其家世漠乎不相涉也有如華氏今日之所藏者乎

借有之哉其事不足重亦惟為人一賞之資而已有如華氏先世之可傳者乎則凡登是堂發其遺墨而覽之者不惟見允章之賢而貞婦孝子之為人亦若見之將必正襟肅容罔敢褻易有不泚然其顙惕然其心而感發者乎吾是以書之

東村記

吳江莫氏嘗顯于宋入國朝有諱禮者事太祖高皇帝為戸部侍郎當洪武之末不幸坐累没于京師舉族謫

戍邉徼第宅蕩然過者傷之及庚辰改元詔下其兄子

韓始自戍所釋歸漸理舊業世既承平韓子震字廷威

者更奮于學遂登進士第再入仕籍竟以清介寡合涉

歴郡縣歸老于家子旦能讀其書繼舉于鄉而莫氏之

名復振旦字景周好古有文追念先世不忘于懐盖侍

郎公嘗即所居綺川之後築室藝圃號曰東村同時詹

中書孟舉寔爲題扁景周自新昌訓導秩滿而歸歎曰

東村先侍郎所治也歲久蕪廢予當葺之乃悉以其尊

人所置田廬讓其弟昊將於此終身焉他日謁選吏部過予敘故舊已乃以記請予既許諾而其子壻趙員外秉夫始來促之於是吳中盛族稱于國初者零落已盡豈意百餘年後再見其子孫如莫氏者乎然子孫能復富貴皆不足道惟有禮義乃可貴耳而景周于此寔有之夫綺川為山水之會其勝處過于東村者無限必于此而葺焉非知有其祖者乎且兄弟之間均分其産猶相爭訟者比比能悉讓之而使父母之心安焉非知有

其弟者乎知祖者孝知弟者友孝友具而人道已得他尚何為哉景周自為東村記其意已備其將赴南京國學之擢也念無以贈者乃終書此東村去吾家二十里而近宋范文穆公石湖故居正相望湖上多名山予將卜居與景周為東西隣異時扁舟及門當取文穆田園襍興詩細和之以為東村故事

礪菴記

世之夸者待其身甚美自以為人不可及卒之終身無

一德名世以及乎人者惟賢者不然往往以樸陋頑劣自處蓋非甘為庸人之伍其心誠不滿假惟見人之美已之惡欿然如無能之人此德所以日進而人所以賢也與礪為悍石則真樸陋頑劣之物昔之好石者不以為貴君子獨取之以自況焉毛君貞甫自為諸生已有賢名及登甲科表然進士之列人尤材之顧其意未嘗一日足也乃以礪名其菴居而以為號及是拜給事中將之南京來請予記夫石以堅為材彼之奇巧秀潤者

非不可愛然多不適于用礪固悍石其質雖麤而性則堅惟其麤且堅也物之欲成器者反以資之詩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也玉物之至美者猶資于礪非礪則不能以成器礪之為用亦切矣是可與他物之不材者並論耶然則貞甫之去而入官也豈惟使朋友寮寀資其德而已朝廷以留務見屬其責任不小將上有益於君下有利于世又如書所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乎盖以礪自處貞甫不以材美為夸若可缺者孰知人方以

材美資之有不可缺者乎吾於貞甫斯文之契至厚者敢以是告之

華守方義事記

國家財賦倚江南而給郡縣有宮都保有長皆特設以治其事連數郡有廵撫大臣其職雖無所不治其寔以治財賦為急也蓋其事甚重如此江南田賦在高等農既受困至輸于公者視常額大率又出什四五以備蓄積之損轉運之費用是民困益甚未始登里胥徵斂日

走于門所收僅輸于公即不幸有水旱風霜之變則家無宿儲惟屋廬子女之鬻以償夫水旱風霜一歲之災也其賦或可以例免如瀕湖之田日淪于水田亡而賦獨存又誰為之免者故民指為子孫無窮之害曰吾寧遇災也蓋其害自蘇松湖州皆然若常之無錫地勢較三郡為高然其東距邑六十里曰延祥鄉有𪇆湖焉周可三十里湖之北有蕩田三其曰清蕩故嘗築塘捍水自永樂乙酉大雨塘壞而湖決田之為巨浸者凡五百

畒有奇顧皆國初没入于官者其賦視他為重民破産償不足則均于里之人久之亦不能償也鄉有華氏曰守方甫敦樸謹厚人也數為代償嘗自計曰此瀌其可久乎昔者周丈襄公行縣至固憂及乎此具疏言于朝始許民懇草田以收其入時民力已疲且以乏食而止吾今使墾之於是視上福梅李懷仁三鄉得地如清蕩之數乃發粟二千斛使民從事民曰此舉利我也爭欣然而趋已而其地皆成良田而賦自此足向之所謂害者

始息嗟夫守方真善為義者哉夫餒者人持斗粟與之未必不喜然僅給數日之食而已及粟盡而復與之而復盡復能與之乎故其為惠也有時而窮是以孟子謂鄭子產以乘輿濟人惠而不知為政而謂徒杠輿梁成者民未病涉也守方惟知此意故能為此舉惜其老於田間隱而不仕其澤止及於一鄉之人是可歎也夫子不識守方獨素聞錫人談其義事而其義之大者莫甚于此因記之以遺其諸子烔燧焴俾視之庶幾兄弟間

以義相勸傳之子孫以為家灋云

貴溪縣重建儒學記

貴溪為廣信屬縣象山奇偉薌水深長相與映帶乎遠近者可望而可游也故其人亦多秀雅而有用于世然人才之生非必皆學于家必有聚而教之之地則自宋慶歷以來而學已建元季毀于兵當國初肇興文治始復其舊歷三十餘年為永樂丙申以圮于大水乃自縣治之東而西徙之有病其陋隘者仍徙于故址終焉逼

瞰江流每春水暴漲齧其隄而垣墉輒壞脩補之力視
舊益多而人復以爲病故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高公邑
人也方致仕家居謂學可拓而新之不宜以改作自諉
以右布政使三山陳公行縣且至託教諭陳玉振等白
其事陳公固有意于斯文者即命署縣事推官蔡君弘
遠經度之顧財物無所出爰召境内富民諭以意指衆
亦好義各出所有來助乃使訓術李祥輩協力董其事
然料財用僅足以完一堂而已及成化十八年之冬始

作堂五間於舊廟之右為師生講業之所當是時梁木方架而東陽盧君適奉命來知縣事至日君謁廟已延見師生爭以建學故告君曰功其成於我乎視其址誠陿隘而旁有故驛舍地惜卑甚欲取客土增築廣之其役甚重曰吾始至猝勞吾民乎於是民方以訟求直者闋然于庭乃悉使先就役而以情詞重輕為差凡築之深廣各十二丈高八尺許既平且堅數月而就至是木石之材工匠之力皆以規畫而備越明年秋齋廬舍

館門庭廨宇以次作之而學成又明年春復作禮殿兩
廡而廟成爽塏宏麗煥然爲江右學宫之首盖其材良
其力勤故其功大而美然君之謀慮亦精而盡矣昔時
廟學庳陋凡所謂象山薌水之勝爲民居障蔽不得效
其奇偉深長之觀及是真如踊躍奮迅而出則凡遊于
是者又皆安而樂焉君既規畫有方以其餘力復伐巨
石即學宫之前築堤捍水曰毋使圮而壞如昔時也功
畢之又明年師生以高公之經始盧君之成終非特使

吾輩安居而美觀者其功不可忘而其意亦可會也使人走京師求記于予夫高公之清德雅操邑人皆知之不俟予言予獨恨于公不之識耳如盧君則嘗識之于場屋而道誼之契已久今其令於茲且數年德政之聲藹然流播朝廷行將召而用之不久于外然念君一旦去任民雖思之恐久而莫能考也遂因建學之舉書而俾刻之君名格字正夫出東陽宦族以名進士授令官云

許州儒學修建記

許在河南距河甚遠墊溺之患之所不及地宜稻多木實舊有潩水西湖之勝其餘波匯城四周猶多魚鼈蓮芡之利自昔人才之生既盛而為牧守者率多名臣故許天下稱大州焉成化癸卯以來陜洛大祲延及數郡許之人懍懍然甚危適無錫邵君國賢以名進士来知州事極力撫之而濟以同知州事長洲施君焕伯之賢民始有生意而州竟無事猶昔日之許也踰年田既屢

孰農商交慶于是子弟之請入學者益衆邵君謂學可
以興矣且謂諸生朝揖于堂受業而退必有肄習之舍
蓋終日之所居而不可離者也顧其舍在堂之左為東
西相向規制狹隘人蹟冗雜且歲久頹圮殆不可居乃
謂功宜自此始視其旁近民居多隙地購而拓之凡建
屋八聯聯為四間步道相通戶皆南向既而門堂齋廬
以及廟廡漸次修飭復得故材建尊經閣自是其學完
美鉅麗始與州稱蓋邵君規畫之謀而亦施君濟而成

之學正恭等以二君興學之功當記也使來請文夫士不求安居此其自處然爾非人所以處乎士也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籩豆禮器之小者猶存乎有司況學校乎令夫許之為州既大其簿書寘煩其賦役獄訟寘重他人方汲汲為務而何暇以學校為意然二君必此之急數年來凡所謂簿書亦無不清賦役獄訟亦無不平豈其才固自優裕耶蓋吾聞二君屬時平康公暇輙以文事相娛諸生旦暮從而講業藹然風教之行儒

者爲政異於流俗乃如此顧其意望于諸生者未已也

蓋又以士讀書止于科第之計故其學多拘滯不通乃

復置群經諸史若干卷以資觀覽必欲造就人才如昔

之盛且於鄉鎮並建社學禮聘師儒而勸諭其民遣子

弟之俊秀者肄習其中遇州學生徒之缺選以充之其

於牧守之道可謂至矣因併載之俾許之人久而有所

考焉功興于成化丙午某月畢於弘治己酉某月明年

九月上日記

主一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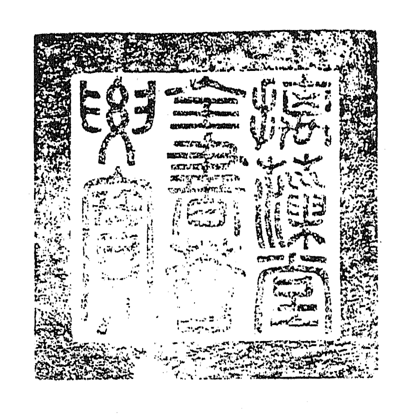
昔者程子之釋敬曰主一又從而釋一曰無適其義已盡至朱子則合而釋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其銘敬齋所謂勿貳以二勿參以三則主一之說也所謂不東以西不南以北則無適之說也敬之為義至是益明然無適即主一之謂非主一之外又別有所謂無適猶之誠曰真實無妄云爾世之學者莫不知敬而不知所以為敬得程朱之言而從事焉則知所依據而無所瞀惑豈非

持敬者之要哉盖人處其身扵萬事萬物之中膠膠擾擾酬應不暇使吾之心所守不專鮮不爲事物之所揺奪而歸于利欲之途者况仕而有民社之寄居髙以治人處繁以制政或所守之不專其能得行簡臨民之道而免涖事惟煩之病乎河南左布政使海虞徐公以主一名齋而因以爲號請予記之公清謹剛正儁然今之賢臣也以一身當方岳重任為天子宣化于外人但見其數千里之内民事輯而不知公之所守者專也故易

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以敬義並言者蓋義以為用必敬以為體非敬則義有不能行者矣孔子曰執事敬至他日既曰修己以敬又曰修己以安人又曰修己以安百姓言安人安百姓之道皆不出乎敬也敬之功用如此而主一者敬之義也儒先非有所自得不能為此言則公非有所自得其能為此名乎予固無所得者於其義豈復有所發明姑為公記之雖然居無越思事靡他及涵泳于中匪徐匪亟南軒張氏之箴

倫美奚俟予言

家藏集卷三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華春芳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